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4nB305

國清大庾韜禪師語錄

清 行韜說　顯裕等錄　有塔銘

行略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語錄
  - 塔銘
  - 行略
    - 參學事實
    - 通報恩和尚
    - 通聖恩和尚
    - 通靈隱和尚
    - 通淨慈和尚
    - 通同門毅菴諸大師
    - 上靈巖老和尚
    - 與宗黨親故書
    - 示若千山子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大庾禪師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

侍者顯裕等錄

示眾。「五峰撐日月，迥脫森羅；雙澗洗乾坤，澄清萬象。松門兩扇，豎結三玄；桂嶺一枝，橫彰五位。古灶被燈籠覷破，燄騰唯色唯心；碓嘴遭露柱咬穿，舂斷如理如事。碑攔古路，玉影凝寒；塔掛青霄，霜花寸裂。雖則桐柏山頭，他家自有通霄路；爭奈桃花源裏，迷津空憶避秦人？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，一任畫埜分疆；高處高平、低處低平，那管他方此土？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今朝師命特嚴，不敢囊藏自貴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一眾伏惟珍重。」

示眾。「打破蔡州城，殺卻吳元濟，人人卸甲拋戈，處處村歌社舞。太平本是將軍致，不許將軍見太平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山僧親從天寧會裏來。」乃卓一卓，云：「國有憲章，三千條罪。」

示眾。「坐斷千聖頂[寧*頁]，展開自己寶藏。當陽顯露，只貴知音；覿體全提，唯憑作者。此事如擊石火、閃電光，搆得、搆不得，未免喪身失命。即今還有不避危亡、單刀直入者麼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敗也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趙州問大慈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慈云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州大笑而出。明日，州掃地次，慈問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州置帚拊掌大笑。」師云：「大慈騎賊馬趁賊，昨日那裏落節？趙州潔淨地上揚塵，今朝什處拔本？國清當時若見，奪笤帚便打，直教這老漢哭了笑不得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南泉因兩堂大眾爭貓，泉提起云：『道得即不斬。』眾無語，泉遂斬卻貓兒。至晚，趙州歸，泉舉前話，州以草鞋戴頭上便出，泉云：『子若在，即救得貓兒。』」師云：「王老師三十年只殺得頭貓兒，將謂獨行獨市，被趙州輕輕把隻破草鞋便開箇潑天舖子占斷上風，直得盡大地人有文大光錢買了喫底、沒了著底。國清今日與大眾箇方便。」唾一唾，便下座。

示眾。「藥山刀、青原斧、秘魔叉、三平弩，這一夥草賊，太平世界猶自干戈相待，江西、河南摟得雲飛星散，白地上不知陸沉了多少英靈。國清今日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匹馬單鎗為眾除害。還有見義勇為者麼？前來共相出手。」有僧纔出，師高聲云：「不是其人。」便下座。

示眾。舉：「簡堂機和尚上堂云：『熱月須搖扇，寒來旋著衣，若言空過日，大似不知時。』前國清親見聱頭來，又作這般語話。若是新國清，癡癡憨憨，只隨分過日，熱月不須搖扇，自有清風生竹畔，寒來不著添衣，柴燒品字滿頭灰，不是喜歡空過日，我欲為時

無所為。有人簡點得新舊國清底腳跡，這箇院子兩手分付。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放待冷來看。」
示眾。驀拈拄杖，云：「內絕見聞覺知，外冥山河大地。萬仞壁立處，千波競起；一點不來時，諸法橫生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要用直須用，眼目莫定動。」
示眾。「吳江月涌，出沒太虛；越嶠雲橫，卷舒自在。葉落天下秋，牧剎海於一塵之內；華開世界起，轉劫石于眉睫之間。鬧市天子透出三千塵網，百草老僧現身億萬化城。遍界不曾藏，釋迦已過去；大地無寸土，彌勒猶未來。正當恁麼時，捩轉色空法界，坐斷報化佛頭，是什麼人手腳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雲門赴廣王召，留府供養，還山謂眾云：『老僧離山六十七日，問汝諸人：六十七日事作麼生？』眾無對，門云：『何不道：和尚京中喫麵多？』」師喝一喝，云：「是饅頭？是餛子？」
示眾。舉：「雲門因僧問：『如何是法身？』荅云：『六不收。』」師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原來在這裏。」
示眾。驀拈拄杖，云：「看！看！淬若芙容，光如溢水，人天乞命，魔佛都驅，何難陸剗犀兕、水斷蛟螭？要得移星斗而無文、定乾坤而不武，直須人法雙忘、主賓互換。且道即今還有恁麼人麼？」卓一下，喝一喝。
示眾。舉：「玄沙因閩王送荔枝，拈起示眾云：『這箇荔枝得恁麼紅，這箇荔枝得恁麼赤，諸人作麼生會？若道一色，猶是儱侗；若道眾色，又落斷嘗。畢竟作麼生？』有僧出云：『不可不識荔枝。』沙自代云：『只是荔枝。』」師云：「大小玄沙喫荔枝也費鹽費醬。」
至日，示眾。「玄酒味方淡，大音聲正希。古曲無音韻，如何和得齊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？」
臘八示眾。「景星見，天下平。彗星出，所在兵。孟春至，斗柄橫。大火現，戒農耕。箕好風兮畢好雨，西有長庚東啟明。五星聚奎賢者至，維參與昴宮壺貞。客犯帝座故人情，支機織女天使迎。熒惑退舍宋主誠，夜隕似雨唐室傾。宿離胝胸躔次易，妖祥凶吉何紛更。更有憧憧瞿曇老，瞥然驚睹嗟眾生。一翳在眼天花墜，逐塊韓盧空吠聲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南嶽遣僧問馬祖云：『作麼生？』祖曰：『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。』」師云：「貴買硃砂描夜月，高張羅網捕春風，滿園花落無人掃，萬里清光界碧空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法眼因慧超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曰：『汝名慧超。』」師云：「牛頭鳥咮啣赦敕，收下安南連塞北。饒他柳巷與

花街，賣炭依前李三。黑水雪肝赤骨力，無端認贓便指賊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谷隱因僧問：『如何是深山嵓崖佛法？』曰：『奇怪石頭形似虎，火燒松樹勢如龍。』國清不恁麼，若有人問深山嵓崖佛法，但道：『古塔倒搖霜筆冷，青蘿斜掛雨簑香。』」
示眾。「雲門臘月二十五，遍地黃金如糞土，鐘聲咬破鬱多羅，無手孩童抱華鼓。三十文買一條絛，二十年架一張弩，沒孔鐵鎚聲遏雲，大蟲吐出嵓前虎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曰：『有。』『幾時得成佛去？』曰：『待虛空落地。』曰：『虛空幾時落地？』曰：『待柏樹子成佛。』」師喝一喝，云：「虛空落地也，柏樹子成佛也。」
示眾。除夕，小參。「霜侵紙被穿，寒風吹鬻篥，遊子思鄉，馬蹄疾塞。向墐戶，謀家室，亦有沙場遠戍，夢斷金微。天涯放客，逆旅魂飛，宵征土處，雪飯冰衣。客行雖云樂，不如早還歸。我道人家熱則普天匝地熱，寒則普天匝地寒。也無愁，也無歡，剎竿頭上煎餶飿子，三箇猢猻夜簸錢。那管搕[打-丁+(天/韭)]堆頭，黃金遍地；紅爐燄裏，白浪滔天。牛頭鬼面到這裏，啣花獻果，神荼鬱壘，都變了十聖三賢。若也燒榾柮，帶累翹松鶴冷；唱村歌，未免賽鼓更絃。百年三萬六千日，日日好日，年年好年，何須特地寐語喧傳？任三餐一飽不饑，七尺長眠短眠，白虎脊上運帚，蒼龍窟裏炊煙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」
旦日，示眾。「臥雲深處不朝天，水遠山遙孰記年？迢迢空劫無人識，智者靈山會儼然。嶺頭松鬱鬱，陌上草芊芊，卻被東君渾漏泄，層水出嶽濟民田。且道因時慶贊一句又作麼生？龍歸大海波濤靜，雲到蒼梧氣象鮮。」
雪晴，示眾。「夜月光浮，嵓巒競爽；曉霜寒結，溪澗停聲。驀爾太陽溢目，潔淨地上萬里塵封；依然鳥道迷蹤，光明藏中千林玉立。虯松偃路，鱗戢臥龍；怪石當塗，毛寒踞虎。平蕪舒縞素之紋，屈曲橫斜，金刀裁不就；原阜起波濤之勢，高低旋折，綵筆畫難成。莫訝枯木花開，須看石頭路滑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大眾！」眾擬議，便歸方丈。
示眾。「今朝二月六，淡煙出溪竹，一莖兩莖斜，三莖四莖曲，南山鱉鼻蛇，吞卻泥牛肉，肚裏飽膨脝，千足與萬足，直得碧浪起霞峰，青蓮生大陸。因什不聞溪西雞齊啼，秖見屋北鹿獨宿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夜行莫踏白。」
仲春十九日示眾。「轟雷今日霧，機輪轉處無回互，全身拋入荒草中，著意忘懷頭角露。」喝一喝。

示眾。「十五日已前，東望望長安。十五日已後，月光如黑漆。正當十五日，長安不可見。喜見長安日，洞山纔認影，子胡便捉賊。若遇臨濟翁，拶得伊骨出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咄！」

示眾。「知而無知，不是無知而說無知。馬頭則得，國情則不得。宗師眼目如金翅擘海，直取龍吞，那討閑工夫說冷話？闍黎橫吞巨海，老僧背負須彌。闍黎按劍上來，老僧挺鎗相待。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」問大眾：「即今是什麼時節？」眾擬議，師以拄杖旋風打散，歸方丈。

示眾。「道無心合人，人無心合道，欲識箇中意，一老一不老。三從六義中，老者燒火掃地，小者喫粥喫飯，不老不小底叫他作甚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近來米價甚貴，無處著他。」便起身。

示眾。舉：「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鑪次，公問：『諸家因緣不勞拈出，直截一句請師指示。』通厲聲揖曰：『看火。』公急撥衣，忽大悟，謝曰：『灼然佛法無多子。』通喝曰：『放下著。』公應諾諾。」師云：「中丞鹵莽承當，面門早已著火；圓通一場忙亂，借得惡水來澆。若是國清，自有方便。」驀召大眾，眾舉首，師云：「炤顧眉毛。」

示眾。「通玄峰頂，不是人間，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。只此一偈堪紹吾宗，唱教門中略較些子，祖師門下未有喫棒分在。古人恁麼，國清不恁麼，恁麼不恁麼且拈置一邊，忽若七塔子刺破諸人眼睛、萬工池浸爛諸人鼻孔，到這裏還有轉身吐氣處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莫道豐干饒舌好。」

示眾。「於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威音王未曉；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彌勒強惺惺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國清今日將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萬行，乃至百千三昧、無量妙義，併作一句子道了也，若聖、若凡，情、無情類，無不聞者。且道：是那一句？」良久，又喝一喝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裏聞聲始得知。」

示眾。「四面無門，花落銀床春爛漫；十虛無壁，月沉金殿夜迢遙。三條篾牢束肚皮，知他不肯閑坐；一柄鈯斧子東斫西斫，隨墮類墮影也斫斷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尊貴墮氈？」

示眾。「頭長三尺，頸長二寸，海晏河清時，自然不墮眾數；風高月冷時，幽州猶自可。最苦是新羅佛行，佛行沙門行甚麼行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要頭便斫去。」

示眾。「尋嘗行鳥道底，定是足下無私；不行鳥道底，你道他頂門有眼麼？不認奴作郎底衲僧，出來顛倒看。」一僧纔出，師以杖打退，云：「天寒日短，著什麼緊？」

示眾。「也太奇，也太奇，佛界道界不思議。」召大眾云：「佛界四角六張，道界八凹七凸，且道不思議在什麼處？」良久，喝一

喝，云：「達磨未來東土，甚處有這箇消息？」
初晴，示眾。「三兩日來好春雨，唱出雲門曲調土，風煖鶯啼深樹裏，日高花浸亂流中。」
示眾。驀豎拂子，云：「文殊、普賢，觀音、勢至，丹鳳雙翥，祥麟一角。寒山、拾得，懶殘、普化，疥狗千蹄，泥牛五眼。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空生秖在芥中坐，德雲不下玅高峰。」
寒食，示眾。「荒郊古柏，青冢寒煙，酒臺盤拋入深草裏，斷貫索穿向白雲邊，饑逢王膳不能咽，有甚饅頭餽子廝炒廝煎？鑊湯中消除熱惱，刀山上赤體安眠，說什靈雲一見不再見？逝水飄香恨往年。」乃拍掌呵呵大笑，云：「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
示眾。「我作佛事，淵乎玅哉，纔方洗缽，瞌睡又來。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，那知住處，喚作天台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趙州云：『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內裏坐。』」師云：「會麼？趙州老漢真實入泥入水為人，自是你輩不識好惡，國清與你箇方便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若是真佛，決不坐在內裏。」
示眾。「受教傳心，俱為虛妄。求真覓實，轉更參差。即心即佛，猶為止啼之說。何況真如涅槃、菩提佛性，指青道黃，以鹿為馬。不見古德云：『祖佛言教，如生冤家，始有參學分。』不然，豈惟辜負諸佛，亦乃埋沒己靈。雖然，且據國清又作麼生？」卓拄杖三下，「要用直須用，眼目莫定動。」
示眾。喝一喝，云：「之乎者也，烏焉成馬。菩提涅槃，真如般若。聖號神稱，聲虛字假。我相人相，眾生壽者。煩惱無明，精金大冶。饑食困眠，神通瀟灑。泥水敝垢，平懷施捨。虎穴翻身，驢糞過夏。月梳雲髻，東村大姐。六臂三頭，那堪描寫。函蓋之中，箭鋒之下。問似雲興，答如瓶瀉。百種千般，鑽龜打瓦。狹路相逢，驀口便打。」
示眾。「廣尋文義，入海筭沙；息念觀空，攜石壓草。諸佛出世，大費唇吻；祖師西來，走斷腳筋。更言以心印心，何異流俗？總不恁麼，寒山灶裏冷灰什麼人掃？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要你這隊尿床鬼子只管嘆。」卓一下。
示眾。「道源不遠，當處湛然；性海非遙，覓即難見。但知眉橫鼻直、晝短夜長，那識山深水寒、日上月下？所以道：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大眾！且知底事作麼生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多虛不如少實。」
示眾。撫掌三下，「俊哉！俊哉！」顧左右，云：「若是箇懷袖有珍、頂門具眼底衲僧，出來證明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去！去！莫與人

為害。」
示眾。「觸目不會道，五里一亭、十里一舖；運足焉知路，一步較生、兩步較熟。椰栗橫肩者，不著問人；坐不垂堂者，豈不關心？有箇方子傳與大眾，秖要信得及，無事不要生事、有事不要放過。設或來問佛，大拳便擱。」
示眾。「舉步千身，彌勒尊前花下長相見；動用隨處，釋迦明日忽為千里人。文殊、普賢總在這裏，驀過午橋回首望，眾中有不受人謾底麼？洛城猶自有殘春，國清不似楊岐和麩糶麵。」卓拄杖三下，云：「其奈無成空老去，每臨明鏡若為情？」
示眾。「百千法門同歸方寸，不是佛；河沙妙德總在心源，不是物；一切戒門、定門、慧門，神通變化悉自具足，不是心。國清今日將融公願老一串穿卻，和頭尾縛向人天眾前，還有斫木不抨繩底大匠麼？出來相見。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從此世人開有日，始知名將出書生。」
示眾。「一塵起，大地收，舒卷如雲得自繇。」卓拄杖，「一葉落，天下秋，何處登高望梓州？」拍手云：「景色融和，物情舒泰，摘得菊花攜得酒，繞村騎馬思悠悠。」
示眾。「崔禪和尚在定州州衙內陞座，拈起拄杖云：『出來也打，不出來也打。』時有僧出云：『崔禪聾？』禪擲下拄杖云：『久立，太尉珍重。』」師云：「國清今日則不然，出來也不打，不出來也不打。設有僧道：『略較些子。』山僧和聲便打，且較崔禪幾程？」良久云：「自小看花情不足，江邊尋得一株紅，黃昏人散春風起，吹落誰家明月中？」
示眾。「一口氣轉得一大藏，權實炤用、偏圓半滿，盡是摩訶般若光。光未發時，尚無諸佛眾生名字。且道你喚甚麼作經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如是我聞。」
示眾。「直下為伊勦絕，早已畫蛇添足，若更咬盡生姜唧盡醋，流俗阿師將我一枝佛法便恁麼傳將去，生縛來放在尿桶裏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且道即今還有相救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莫尿沸。」
示眾。「國清今日與諸人一時道卻。」良久，云：「灸瘡瘢上不可更著艾爝。」
示眾。「本來無一物，黃梅衣缽從甚處得？自性圓明，因甚寮內人不知窗外事？本無動搖，又道仁者心動。咄！先將第八識一刀，看你如何計較？」長久，云：「山高月小。」示眾。「祖師關捩子，幽隱罕人知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開箇方便門，汝等從這裏入。」
示眾。「馬祖道：『即心即佛。』南泉道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國清放出赤肉團上無位真人，與汝大眾相見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未證據者看看。」

示眾。「法身解說法，飽霜孤竹聲偏切；我說不得，帶火焦桐韻不悲。仰山推出枕子，溈山道：『用劍刃上事。』」連喝兩喝，云：「今日知音一任聽，師資心事不同時。」
示眾。「瞿曇舌頭無骨，如是我聞；阿難皮下有血，信受奉行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國清敢道眼裏出火，可惜當時一千二百五十人中少箇男子。且道今日一眾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古之今之。」
示眾。「千波競起，是文殊家風；一亙晴空，是普賢床榻。且道觀世音菩薩終日在什麼處？」良久，顧左右，云：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」
示眾。「萬法是心光，諸緣惟性曉，本無迷悟人，只要今日了。現前一眾盡是了事漢子，且道今日是什麼時節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不是不歸歸不得，五湖煙景有誰收？」
示眾。「三世如來共一舌，鹹酸苦辣大家知；歷代祖師共一眼，青黃赤白同時見。秖如眼似枯井、舌如擂搥底，鹹酸苦辣辨不得、青黃赤白分不得，佛法靈騷在什麼處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誌公不是閑和尚。」
示眾。「未明心地印，難透祖師關；欲透祖師關，須明心地印。」拈起拄杖，云：「這箇是心地印。」畫一畫，云：「這箇是祖師關。已過關者，掉臂竟去；未過關者，且借印看。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莫怪適來頻勘驗，自從別後見君希。」
示眾。「拓開無上玅門，青山依舊青；揭示第一義諦，白雲依舊白。德山棒，好肉剜瘡；臨濟喝，虛空著楔。三世諸佛不知有，黎奴白牯卻知有，道人行處如火消冰，動靜去來該他不著，甚處討他三玄五位、六相九帶？」顧左右，云：「且道國清為人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莫妄想。」
示眾。「有一句到你，釋迦自釋迦；無一句到你，彌勒自彌勒；有無俱不到，然燈與你授記，當來必定成佛。且道：居何國土？作麼度人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路逢死蛇莫打殺，沒底籃子盛將歸。」
示眾。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石人伸出兩隻手。普賢白象睡正濃，文殊青獅夢作狗。觀音菩薩嘗惺惺，怪他彌勒不唧溜。明州市裏等箇人，直至而今兩頭走。國清與箇方便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一葉落，天下秋。」
示眾。「明日有人請說法，夜來先自苦愁煞。思量無計可安排，不如且念摩訶薩。唐言正覺，梵語菩薩。我是老實人，不會多忉怛。」喝一喝，「祥麟只有一隻角。」
示眾。「拈華端的意，一笑豈徒然？倒卻剎竿後，依然年復年。臨濟既不滯句，德山那肯承言？唯有國清長老，生平慣自白拈。」顧左右，下座。

示眾。放下一隻鞋，云：「東土著不得。」忽收起，云：「且帶到西天。好笑魏使者，送語又傳言。參玄上士一箇都是不受人惑底。」復抬起腳，云：「這箇從什處得來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一曲少林無孔笛，從來都是逆風吹。」

示眾。「萬里無寸草，平地慣喫交；出門便是草，虛空都絕倒。去住繇自己，何須向人討？洞山好知識，塞卻向上竅；國清臭賊禿，放開一線道。」乃搖手，云：「直饒把將來，汝等切莫要。」

示眾。「椎鐘擊鼓，雲門起舞。盡底掀翻，有褌無褲。一曲昇平，臘月念五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直下承當，切忌莽鹵。」

示眾。豎拂子，云：「三十二相無此相。」擊拂子，云：「八十種好無此好。昨日卸帽穿雲去，今日披蓑帶雨歸。苦不在地獄，樂不在天堂。天台則有，南嶽則無。隨緣蕩蕩，任運騰騰。捲簾當白晝，人人眼見耳聞。移榻對青山時，還知伊落處麼？」良久，擲拂子，云：「放待冷來看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雪峰云：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』」師拈起拂子云：「看！看！吞得下底，雖飽無力；吐不出底，自救不了。眾中還有喫得、屙得者麼？許汝人天為師。且道祖佛為師底人又作麼生？」擲下拂子云：「看即有分。」

示眾。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所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煙搭在玉欄杆。」

示眾。「心不是道，夜半正明；道不用修，天曉不露。要見釋迦老子真實為人處麼？」喝一喝，「此經是諸經中王，若能信受奉行，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。」

示眾。「上大人，金刀剪不破，丘乙己，彩筆畫難成。化三千七十士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之下；尒小生八九子，詠而歸，佳作仁可知禮，吾與點也。」拍膝一下，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若能信解，不生法相，我說是人宗門法將。」

示眾。「丁一卓二底守死善道，踢七踏八者未稱全提，若是頂門眼正、時後符靈底衲僧。」連喝三喝，云：「將這琉璃瓶子一時撲碎，更向虛空裏釘甚麼橛？」

示眾。「一兩棕鞋八尺藤，繞山行遍竟無人，不知竹風竹雨夜，吟對秋山那盞燈。」召眾云：「是什麼人境界？堂有眼盡不識，自剪芭蕉寫舊經。」

示眾。「長廊下與你說，後架頭與你說，菜不擇一莖，柴不搬一束。而今法堂上若再與你說，國清他時後日喫草去。」

示眾。「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，有時恁麼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，有時不恁麼。」驀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天乎！天乎！吾道一以

貫之。」
示眾。「月明如水山頭寺，仰面看天石上行。夜半深廊人語定，一枝松動鶴來聲。人人盡作境話會，國清真實向你道。直饒不作境話會，也入地獄如箭射。」
示眾。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有眼者自然見色，無鼻孔底將什麼出氣？真實義，世俗諦，南山起雲，因什北山下雨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去！去！百不思時喚作正句，打破牢關與汝證據。」
示眾。喝一喝，云：「摩竭陁國親行此令，當時一千二百五十人無一人放得過，而今國清翻轉面皮，要與這漢出氣。」又喝一喝。
示眾。「真妄本虛，事理嘗寂，纔生是非，便有得失，舉世之人盡是拋卻黃金拾瓦礫。」拈起拄杖，云：「唯有木上座，奇特真奇特，嘗在闤闠中，要且無人識。」
示眾。「大野涼風颯颯，長天細雨濛濛，佛來不敬，祖來不恭。數間茅屋清溪上，千樹蟬聲落日中，肚裏無禪人不識，到處青山到處同。」
示眾。僧纔出，師便喝，僧擬議，師直喝出，良久乃云：「問者固好，荅者更奇，肯從林下昇天去，也勝時人著錦衣。」
示眾。「寒食前，清明後，冷熱不恒。伏惟燈籠露柱，起居衲佑。」
佛涅槃日示眾。「瑞草生嘉運，林花結早春。汝等善觀如來紫磨金色之身，今日則有，明日難存，把得便行三界之尊。」
示眾。「三觔麻，一匹布，竺土大仙心，東西密相付。青山兒，白雲父，舉即顧，無差互。」擊案一下，云：「報爾參玄人，光陰莫虛度。」
示眾。拈起拂子云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明如日，黑似漆，長在動用中，誰道動用中收不得？」擲下拂子云：「賊！賊！」
示眾。「生銕稱槌被蟲蛀，有眼者見；燈籠沿壁上天台，有耳者聞。因什威音王已前起程，直至婁至佛後不得箇真消息？致令三門頭兩箇漢，夜來空手把鉏頭，天明面南望北斗。參！」
示眾。「或時語，或時默。有時笑，有時哭。黃金家家虧，白雲處處足。莫道野人無所求，嘗鑿青山種碧玉。」
受越州天衣請，示眾。「佛法不順人情，遠近高低普應，推倒葛藤椿子，何往而非殊勝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還有與麼人麼？」乃舉：「三聖云：『我逢人即出，出則不為人。』興化云：『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』」師云：「二大老于臨濟家法足稱不忝，可惜太露筋骨。不肖雖去祖師三十三世，然痛癢一體，輒敢漠不相關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你若行時和你行，你若住時和你住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《首楞嚴》云：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』五祖演云：『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觸著磕著。』國清則不然，若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團作箇胡餅，遇貴則價等娑婆，遇賤則分文不值，不貴不賤，只好自己咽。汝等之麻屑子也摸不著。何故聱？不是山僧爭人我，大都緇素要分明。」
示眾。豎起拳，云：「一切佛法盡從這裏去，國清赤心片片為你，因甚掉頭不顧？若更放一線道，轉見狼籍。」遂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「截斷葛藤。」
國清語錄(終)

天台國清韜禪師衣缽塔銘

師諱行韜，字大庾，蘇郡吳江趙氏子，本名庾。先世累簪纓，生而失怙，賴伯父中丞公教養。公雅慕空宗，嘗禮聖恩藏和尚，閱古燈錄，有會輒指授師，故師於般若緣最厚。未壯領賢書，受知哲匠，彊年成進士，為邑薦紳冠冕，宗黨交稱，師泊如也。出宰閩甌寧，以治狀晉天官，未就，遭時喪亂，薙髮隱武夷。尋造國清，禮大山儲和尚。值山受吳人請，駐錫靈嵓，不果見。已道路解嚴，返吳門，山又去天台，弗相及，悵惘久之。乃就吳江，禮報恩賢和尚，更今名。承事經二載，無所發明，結冬海門。甫三日，恩入堂垂問，師擬荅，恩便打，疑情頓熾。又三日，豁然尚莫能舉似，既觸香板有省，詣恩通所見，恩肯之，乃受具為大僧。一日入室，恩問：「馬祖一喝，百丈因甚三日耳聾？」師云：「犀因翫月紋生角，象被雷驚花入牙。」屢呈偈頌，悉蒙印可。會恩赴苕溪請，師禮辭，而山復住靈嵓，乃懷香注謁，頻叩從上宗乘中事。山因舉：「雲門云：『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。猶是轉句；不見一法，始是半提。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。』」復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』子云：『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』」令下語，皆被列下，遂服膺。山受天寧請，重上天台，師從往，日夕參叩。山云：「我這裏禪，不比諸方有格則，但一言諦當，便兩手分付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」一晚，舉：「臨濟示眾曰：『諸方學人來，山僧作三種根器斷：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；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俱奪；若上上根器來，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，不歷根器。』」師遂問：「如何是境？」山云：「夜來明月上高山。」「如何是人？」山云：「原來秖是這箇賊。」「如何是法？」山云：「國有憲章，三千條罪。」師言下洞明宗旨，遽呈偈云：「呼即諾，觸即惡，黑漆桶子空索索，倒騎層閣開雙鎖。虛空背痛，著一爝噁，母子俱忘，應緣不錯。」山印以偈云：「南公當

日見慈明，汗下通身未是真，一自臺山開隻眼，風流千古起家聲。」師禮謝。明日，山上堂，師出問：「一言該萬象，截金玉於毫端；一句逗群機，轉珠璣於大地。為復時節自至？為復展拓隨宜？」山云：「兩足夏生寒。」師云：「法王大寶不惜全施，後學初心如何保任？」山云：「山深須樽節。」師作禮云：「和尚幸是大人，某甲敢不禮拜？」山云：「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」又一日，通州居士請山上堂，師問：「古路清風掃，寒門白月封，主人藏室幽深，無人能到。秖如客是家親，如何通信？」山云：「別傳一路。」師云：「大唐國裏河妨混俗和光，曹溪路上未免滴水滴凍。」山云：「不睹雲中雁，焉知沙塞寒？」師云：「今日若非居士，出入也大難。」山云：「伶俐衲僧。」師一喝歸眾，山云：「得箇驢兒便喜歡。」山受瑞岙請上堂，師出問：「惺惺石上主人公，千年呼喚無人應，因甚五峰纔點首，雙澗忙吐舌？」山云：「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。」師云：「一句全提，已見從上巴鼻；曲為今時，更請別垂方便。」山打，云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豁開三要三玄路，踏斷須彌第一峰。」拂袖便行。山又打，云：「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訒乎？」天寧期畢，山語之曰：「子本吳人，初以宰官得度，塵俗愛網，無有了期，不當從我返。國清是吾舊院，寒拾豐干，芳規具在，今以累子，無多讓矣。」檀護暨諸山仰師高節，爭致書來迓，師不獲辭，乃受命。時師仲子澐，追隨杖履，妄擬師避地，幻寄空門耳。比聞且領院，悲恐不自勝，師叱曰：「男兒志四方，盡當如若輩呴呴閨閣中軟暖乎？且所值君親變若此，名公卿種種死，亦有死無聞，或孥戮禍不止者。予苟活，幸明心要，差酬萬一恩。汝不肖，欲作兒女子泣撓我耶？」澐抆淚不敢復置喙。師乃以庚寅秋入院，初意石城僻足以埋光，而衲子故人聞風景暮，或一堂聚叩，或千里馳書，師素心不忍負，隨機開演，甫浹歲，遂至成帙。嘗示眾，驀拈拄杖，云：「內絕見聞覺知，外冥山河大地，萬仞壁立處，千波競起；一點不來時，諸法橫生。」卓一下，云：「要用直須用，眼目莫定動。」又云：「道無心合人，人無心合道，欲識箇中意，一老一不老。三從六義中，老者燒火掃地，小者喫粥喫飯，不老不小底叫他作甚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近來米價甚貴，無處著他。」便起身。又云：「我作佛事，淵乎！玅哉！纔方洗缽，瞌睡又來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，那知住處，喚作天台。」又云：「未明心地印，難透祖師關；欲透祖師關，須明心地印。」拈起拄杖，云：「這箇是心地印。」畫一畫，云：「這箇是祖師關。已過關者，掉臂徑去；未過關者，且借印看。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莫怪適來頻勘驗，自從別後見君希。」又云：「長廊下與你說，後架頭與你說，菜不擇一

莖，柴不搬一束。而今法堂上若再與你說，國清他時後日喫草去。」又僧纔出，師便喝，僧擬議，師直喝出。良久，乃云：「問者固好，荅者更奇，肯從林下昇天去，也勝時人著錦衣。」又云：「國清今日與諸人一時道卻。」良久，云：「灸瘡瘢上不可更著艾爝。」師文人，既明綱要，輒能以向上一途為人釋縛，如諸法語，固非學士家聰辨可緣，又豈一代時教所能管攝？至其接納故人也，則又勤勤切切，雖黃髮一披至誠，最以大道無所貫。嘗示從兄欽仲二尹，云：「此事須向石火電光中瞥地，不可如遊蜂入窗鑽他故紙。若果二六時中不依倚一物，自然舉足動步，著衣喫飯，全身裏許。苟徒向外馳求，迷頭認影，縱見得箇昭昭靈靈底，正是生死岸頭事。」又云：「德山棒、臨濟喝是甚熱大？人人腳跟下一段光明炤天炤地，莫被他鈍置好。」又示詹確菴明府，云：「確菴從萬壑千峰橫身巨澤，山埜從平田淺草進步懸崖，阮籍途窮之慟、王維雲起之吟，或歌或哭，誰是誰非？辨得即山是山、水是水，銀碗裏盛雪；辨不得山不是山、水不是水，墨汁裏洗炭。阿呵呵！噫嘻嘻！摘遍楊花舞雪衣。」又示周闇昭侍御云：「逝水東流不返，落紅滿地無收，雖入高人圖繪點染成文，轉見不堪耳。唯安心向上，銷歸本地風光，即刀山火鑊等於禪天，大冶精金終無變色。」又示安大巳居士云：「此一段事大非草草，須看得十分急切，于急切不過處忽然打失鼻孔，直下虛空粉碎、魔佛齊捐，自然不假三寸辯若懸河，不拈尺銕蕩平天下，所謂截斷葛藤自有生機一路。若將古人言句視為玄玅，放在皮袋裏數他珍寶，於己何益？」又云：「人人盡有生緣，非生緣能累人，人自為生緣累耳。若厭而求離，其疾益甚。昔有僧問老宿：『世界恁麼熱，未審向甚處迴避？』宿曰：『向鑊湯爐炭裏迴避。』曰：『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？』宿曰：『眾苦不能到。』玅喜謂：『圓悟烊銅熱鐵，是此老家嘗茶飯。』此箇千金秘方，懸之肘後不輕授人，今日為君舉似，且作死馬醫，但不得執方成病，使無上醍醐翻成毒藥。」又示陳孝蔣居士云：「山頭老漢一片婆心，語默動靜無隱乎爾，若著意覷捕，未免向外馳求。求心不息，一紙萬山，缽裏飯、桶裏水，盡是三昧，信口嚼著，說甚一生飽不饑？」又示包朗威孝廉云：「居士具大信力，且又虛懷，不必論他遲速遠近，一有到家消息，便知泣下岐途、悲生逆旅，皆是識情顛倒。從無始來，凡所遊歷城郭、樓臺、山川、林木、人民、車馬，一切可哀、可喜、可驚、可愕之狀，總只屋裏販揚州，並不曾寄宿鄰家廡下。」如上開導，讀者驚歎，如忤逆聞雷，不覺心膽墮地。及拈提古今，據款結案，則又不在雪竇、雲菴之下。嘗舉玄沙拈荔枝示眾云：「這箇得恁麼紅，這箇得恁麼赤，諸人作麼生會？若道一色，猶是儱侗；若道眾色，又落斷嘗。畢竟

作麼生？」一僧出云：「不可不識荔枝。」沙自代云：「只是荔枝。」師云：「大小玄沙喫荔枝也費鹽費醬。」又舉：「趙州問大慈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慈云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州大笑而出。明掃地次，慈問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州置帚，拊掌大笑。」師：「大慈騎賊馬殺賊，昨日那邊落節？趙州潔淨地上塵，今朝甚處拔本？國清當日若見，奪苕帚便打，直教這老漢哭了笑不得。」又舉：「南泉因兩堂大眾爭貓，泉提起云：『道得即不斬。』眾無語，泉遂斬卻。至晚，趙州，泉舉前話，州以草鞋戴頭上便出，泉云：『子若在，救貓兒。』」師云：「王老師三十年只殺得箇貓兒，將謂獨行獨市，被趙州輕輕把隻破草鞋便開箇潑天舖子斷上風，直得盡大地人有文大光錢買了喫底、沒著底。國清今日與大眾箇方便。」唾一唾，便下座。如斯演唱，苟不具通方眼目，豈能搆其腋下毛乎？師古道：「物身為眾作則，拳拳誨勵，必欲返虛澆還之大雅，有識咸慶。」以為法門狂砥，端在於斯。無何山罹羅，師匍匐奔赴。辛卯冬，同舟次平川，風大作，天日晝暝，牽舟者盡力前，舟覆，師與山並蹋船屋不至墮，尚能共語。救者從船底上至，師請山先出，山語師先，師甫出，救者亟相接，舟忽欹，船底上人幾胥溺，而師失所在矣。少旋，山出，拯者徐徐引手，乃得全，時十二月二十一日也。哲午，得師水中，則亭亭立，左手為金剛拳，右手捻數珠，含笑如平時，衣與履一無遺脫。眾摩其兩股曰：「請和尚收足入龕。」須臾調耎，頓結雙趺，緇白少長咸詫頂禮。移時纔入龕，而其宗人率師伯子猗來，必欲奉歸，以儒禮殮且葬。眾謂山勿聽，山曰：「先聖捨頭目髓腦成就人，如毘富羅山不生疲厭。曹溪有盜詭麻衣取六祖首歸供，門人皆不問，今其子取其親，何愛此委蛻，不以滿吾儕檀度，成彼孝思乎？」然山語甫畢，先所謂含笑如平時者忽色變，師意可知矣。時山弘法事在官未果，師家人夜以香油鐙作供，數挑必燼，雖易炷如初，如是者輩春秋始。壬辰七月二十五日，忽竟夜明，其家搖首語，莫決所自己，詢之，則山昭雪脫事外。是夜過吳江，方維舟城下，師寂光炯炯交相攝，其家不知也。師有法語卷行世。越五年酉三月朔，其家奉師全身葬於鄧尉山紫嶺，山謂衣往拜墓格於制，而師一代宗工不可無所表顯，取師衣缽同日厝靈岳山右之佛日岡，采石為塔之。既落成，山中兄弟同聲語志曰：「國清鄉薦本出入門下，今又同一師學，知之深無逾公者，銘其塔非不可。」志無所得辭，乃拜手而為之銘曰：

嗟兩曜兮宵隕，慘八衢其晝昏，率五入而五變。

天台國清大庾韜和尚行略

參學事實

行韜出吳江趙氏，父士謙，贈文林郎。母陳，父沒三閱月始生韜，撫於伯父中丞蓋菴公。公留心空宗，嘗參萬峰和尚，閱古燈錄，每有會心處輒指示韜，故經生時便知有此事。崇禎乙亥，萬峰開法邑之聖壽，一日拈經，首[米-木+八]字，因舉寂音頌云：「以字不成八不是，法身睡著無遮閉，衲僧對面不知名，百眾人前呼不起。」韜益堅信，然以世緣羈阻，未遂厥志。歲丙戌，痛念幼而喪親，菽水未逮，疆乃事君，變亂數起，日月既已遄邁，高厚豈忍暫忘？始決意離塵，謝事巖居，以先人之祀屬二子，削髮武夷山中。閱《檀經》，反覆其義，思依明師咨決心要，擔囊繇三衢將抵明台，造國清禮和尚。時和尚阻錫吳之靈巖，道途戎馬充斥，遂憩越州天衣。有老宿融一，見韜留意宗門，問曰：「一口氣不來，向甚處安身立命？」自是力參，寢食不寧。無何，歸覲先塋，栖吳之隆池合流庵，去靈巖不數里，聞和尚已返天台，不勝悵然，得語錄一冊，益深跂慕。擬治松門之裝，而道梗未邊，迺至嵩陵參報恩和尚，更今名。承事二載，己丑結冬於海門之三仙。方三日，恩入堂勘問，韜擬答，思便打。又三日放參，豁然心空，秖是開口不得，驀起經行，觸著香板有省。詣方丈通所得，恩肯之，遂受具為大僧。一日入室，恩問：「馬祖一喝，百丈因甚三日耳聾？」韜云：「犀因翫月紋生角，象被雷驚花入牙。」屢呈偈頌，皆深契恩意。會恩赴苕溪之請，韜禮辭，尋返隆池。幸和尚載住靈巖，懷香往謁，相見室中，咨叩從上宗乘。和尚舉：「雲門大師云：『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，猶是轉句；不見一法，始是半提。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。』」復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』子云：『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』」令下語，屢被擒下，因茲服膺，遂告單。未三日，和尚赴請台之天寧，舟次吳江，以偈貽韜曰：「丈夫心智出嘗情，祖令全提在此行。塗毒擊開三要印，大千捏聚在秋聲。」韜即入台，日夕參叩。和尚云：「我這裏禪不比諸方有格則，但一言諦當，便兩手分付；毫釐之差，天地懸隔。」一晚，舉：「臨濟示眾曰：『如諸方學人來，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：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；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俱奪；如上上根器來，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，不歷根器。』」韜遂問：「如何是境？」和尚云：「夜來明月上高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人？」和尚云：「原來秖是這個賊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法？」和尚云：「國有憲章，三千條罪。」言下洞悉從上宗趣，乃呈偈云：

「呼即諾，觸即惡，黑漆桶子空索索，倒騎層閣開雙鎖。虛空背痛，著一爝噁，母子俱忘，應緣不錯。韜不揣譾劣，謹披肝鬲於侍者之前，伏惟慈鑑。」和尚荅韜偈云：「南公當日見慈明，汗下通身未是真。一自臺山開隻眼，風流千古起家聲。」又云：「我家直接楊岐老，毒辣門風百世欽。好將安在千峰底，一任游蜂亂晝陰。」

通報恩和尚

承事二載，蒙和尚深慈，時加逼拶，三仙會裡香板觸著有個省處，即諭以古今淆訛公案，自愧鈍根不能如古人千門萬戶一踏而開，猶未免打作兩橛。禮辭入山，意欲屏跡盡透從上來事，因久慕靈巖和尚道法，隨往謁見，便入天台，遠離家鄉，深棲巖竇，固其本懷。九夏以來，寅夕參究，忽一夕於言下豁然打失布袋，生平礙膺之物一時冰釋，制完遂受付囑。今且掩關五峰之下，本色住山，餐松摘蕨，以盡餘年，匪敢遽云匡徒領眾也。吳江楓冷，瞻望慈容，雲山間阻，恩大難酬，唯有望風禮祝而已。伏冀為法珍護，遣僧代覲，所有不腆，未足將忱，統惟垂炤。不備。

通聖恩和尚

三玄要透自祖翁，引清風于舊閣；四殺雄傳來嫡子，折翠竹于雲堂。無遠不欽，有懷靡及。恭惟和尚，燈傳從上，道洽寰區。禾山鼓不擊如雷，普天腦裂；趙州茶非從口入，大地涼生。萬頃波翻，吞吐洞庭青月；千林雪燄，紛披殿閣薰風。驚起盤螭，長奮通身之鎧甲；咸聞睡虎，莫解項下之金鈴。某夙仰道風，忻瞻佛日。茲以箭鋒相拄，漆桶光生。瑞巖喚出主人，寶林慣得其便。與以鈯斧，謬膺真子於景德堂中；爰俾住山，敢曰匡徒于大唐國裏。碓觜花扶疏遍界，徒貽哂于旁觀；苕帚柄[跳-兆+孛]跳上天，尚藉扶于長者。將使五峰俯首，翹跂玄岫之巍峨；雙澗飛聲，奔赴具區之澎湃。惟金鋌咸納于鑪鞴，豈海岱或遺乎壤流？睇猊座以神依，托穎端而志悚。

通靈隱和尚

峰馳江表，旋嵐回九折之濤；泉冷松梢，懸瀑傾萬山之頂。兆應金雞粟粲，心空石女毛寒。恭惟和尚，室入證心，家承直指。函蓋一句，秦望霞舒；雲水五千，揚州鶴舞。群機電掣，奪湖鏡之圓明；

一喝雷崩，剪塔鋒之錐利。藏頭白，海頭黑，難兄難弟，無絃韻協壎篪；顯大用，發大機，裕後光前，有祖風行海嶽。某才慚鬥劣，識諳藏鋒，實夙契乎大方，乃濫叨於後進。親承句下，敢云寂子之事溈山；仰溯同原，竊比應菴之符妙喜。特以含冰九夏，嚼鐵三秋。片石聞呼，意在金鱗而撈及蝦蜆；松門招手，欲炊烈焰而撥起寒灰。石虎踞亭，偶被白雲留住；泥牛入海，聊托青島致辭。惟冀大展慈雲，旁流法雨。奏鈞天之雅樂，絲竹盡比于宮商；揮射斗之莫邪，鉛刀亦效其批導。天高地迥，任飛躍而不窮；水遠山長，仰遙深之並育。望風延頸，向日傾心。

通淨慈和尚

南屏刃利吹毛，西水機深陷虎。崩雲裂霧，羅拜舞之千峰；立海飛江，截奔騰于萬頃。毘盧頂綠，迢迢古路重開；婁至掌鮮，奕奕神光獨露。某夙契真風，與聞心要，恒於老人室中展披金玉，未嘗不醉心浹髓，其為宇內共推、大方引重，豈偶然哉？愧某遭振古未聞之奇幻，負無始難恤之愆尤，斷臂未足仰酬高厚，安心庶可俯殉生平。光孝九夏含霜，瑞巖一朝呼惺，箭鋒相拄，帚柄遙招。碓嘴冰花，夜發千林寶月；松門冷燄，曉開八桂金風。徒使五峰鼓掌，雙澗失笑。法兄固燈輝別岫，而誼切同原，皋亭華頂，一衣帶水。倘麈咳無私，天英遙注，俾三腳跛驢追附乘黃之末，巴人俚調咸登韶濩之堂，蔭藉方來，即所以徽皇從上也。瞻佇湖光，法幢伊邇，寂音雷奮，側耳神傾。

通同門毅菴諸大師

落花影裏，鏗金戛玉，古調新吹，陽春白雪，殆無過焉。忽爾隔江招手，風度越山，盼盡凌煙月冷，幾令巾幘毛寒。方擬草鞋得力，踏斷石城，再傾胥口；不意空巖聲喚，金地手招，一朝跨在虎背上，豈惟絕倒旁觀？所冀痛癢相關者，不惜肺腑，同心振刷，俾殘巖斷壑，水草情忘。佇看將來龍翔鳳集，愈出愈奇，不妨以駑鈍為燕臺之招也。

上靈巖老和尚

不肖子徒行韜稽首百拜崇報堂上本師大和尚腳下。行韜質雖散木，宿若有根，流浪世榮，苦不知返。忽罹湯火，始醒前非，刺心飲血，報本無從。痛迫思源，刻膚斷髮，誓畢此生，全身向上。孺慕

和尚道妙，不啻饑渴，以途路梗塞，緣分有在，乃乞戒於報恩和尚，深蒙慈誨，香板觸處，驀地省發。第于古今淆訛公案不能脫洒，於一切機用往往打作兩橛。因禮辭歸隆池祖塋，細簡《傳燈》，疑案滋甚，特懷香禮謁。相見室中，示以本分手腳，轉轉難搆，遂服膺九夏，追隨巾瓶之下，錘鍛有加，不少假借，意必十年廿年了此一大事因緣。幸月明聲裏覿露青山，從上鼻孔一串穿卻，始悔向來盡是依他作解，本色光明不能現前。正所謂：生在帝王家，那復知尊貴？別後于雙澗之濱睹影生憐，如兒失乳，冷煖自知，浩蕩慈恩過於高厚，殞身碎骨，圖報靡將。伏願和尚法身日強，椎拂無倦，則大地幸甚！生佛幸甚！行韜何敢加頌一詞？惟於冷灶裡添柴，白地上卓帚，圖畫虛空而已。

與宗黨親故書

韜早失怙恃，忘情富貴，謂不足逮養也。惟學道而為聖賢，始無忝所生耳。傳以戰陳無勇為不孝，若學道而不力，以至浸淫于名利之場，誇其玉帛之盛，侈其田園之廣，貪其子女臧獲之眾多，以炫耀里閭、矜示流俗，至垂暮流連，貲累之牽情者多，善行之流傳者鮮，嗟何及矣。語云：「萬般將不去，惟有業隨身。」可為長太息也。然而進于善不自知其善也，進于惡亦不自知其惡也，故曰：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」人之口體所貲有限，仁民愛物之心無窮，乃有利于己，則錙銖尺寸之必較，多取于人而不顧，恣其便安，則勞人役人而不恤，稍拂其意，即怒詈鞭撻隨之。雞豕魚蝦與人無仇也，截脰刳腸，烹而醢之，以血肉腥膻為甘美，自饜其欲而殘其命，計其一生積殺，可勝道哉。聞人之善則疑，聞人之過則樂，道之以悅聽聞，唯口興戎，斯之謂矣。三毒之流害而人不覺者，類有然也。然韜之艱，不辭壯年，有志仕宦者，夫固將大有建立。濟時而行道，而時非人之所為也，天也。觀子宮闕之巍煥、郡邑之壯麗、山川之阻深、人民之蕃庶，以勤儉守之，而忽焉淪喪七尺尚不自保，又何有于爵位崇高、財賄居積者乎？繇是觀之，世出世間成壞興亡、得失取舍如夢如幻，唯吾學道之士處貴盛而不驕、遇貧賤而不怨，出而治世可以福國庇民、退而藏身亦足移風易俗，況煙林月渚對境即真、水碓刀耕隨宜利用，羅網所不能加、威力所不能懾，無求于世、無望于人，自盡其心、自適其志，遇貴即賤、遇賤即貴，活中有死、死中有活，大用現前而莫測，與時遷化以無為，則又安往而不得行其道哉？此巢繇所以長往而不顧、寒拾所以佯狂而應化也。世或以親族里黨脫然去之，太不近於情。雖然，吾猶舊時人也，不改舊時行履處。吾恐世人之不可長

保，一旦易形便不相識，從前知己反為讎矣。故聚散，緣也；去就，時也；哀樂，情也；豐儉，數也。我已翔于寥廓，彼猶視乎藪澤，豈相及乎？若夫青山白雲寄物外之孤蹤、十畝半間托浮生之一宿，亦各從其遇之所安而已矣。進于道，則咸宜；徇于情，則均滯。唯日孳孳為善，其可也。

示若千山子

此番偶便，除候靈山老人但辦裁答，並不先施，恐道人家疏慵成性，反多未周，而我為人心太急，直或令人望洋而退，其有相信請益者，未免復為饒舌。山中久與木石為侶，且不遑及人事，深巖枯淡，頗與我相宜，路途多險，甚不應遠涉。我一生負痛家國，深恩未酬，所以報四恩者，唯此為法為人一事。至于祖先積德累仁，家乘所載，彰彰較著，已盡付之若輩。孜孜好善，惇倫尚禮，便是修行持律。果能留心本分，直透根源，三教聖人以及大地眾生，含靈蠢動，無二無別，亦不必千里萬里向外馳求。但信得及，谿山雖隔，雲月還同，更笑龐老大家團欒頭，共說無生話，如掉棒打月耳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